

黄易

作品集

15

异侠系列 边荒传说

边荒传说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黃易

◎ 異俠系列

邊荒傳說

〈卷十五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荒传说/黄易著.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. 2003. 3

ISBN7-80608-778-8

I. 边... II. 黄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6881 号

边荒传说

(香港) 黄易 著

责任编辑: 管卫中

封面设计: 靳与刘设计顾问

封面题字: 钱开文

封面插图: Michael Lau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社 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
电 话: (0931) 8276014

印 刷: 广东省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

开 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

印 张: 88

字 数: 1000 千字

印 数: 001—10000 套

题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80608-778-8

定 价: 200.00 元/套 (20 册)

作者简介

黄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“玄幻系列”和“异侠系列”，以独特的笔调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，动人的性格意境，深受中港台读者热烈欢迎，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，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观时言之仍是过早，但黄易小说却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，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。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里，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。看他的书，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城里。



第一章 拓跋之主

● 卷十五

燕飞、拓跋瓢、高彦和庞义四人三骑，驰上丘顶，敌人号角声起，当是慕容详发出围攻他们的命令。

燕飞和拓跋瓢首先跃下马来，取得强弓劲箭，环目扫视远近敌况，只一下就都看呆了，不明所以。

高彦和庞义共乘一骑，在马背上看得更清楚，均发觉敌人异样的箭况。

敌人本是从四面八方包围抄截他们，此刻却闻号角改变战略，全齐集往南面另一座小丘处，千多骑卷起漫天尘土，声势惊人。

高彦咋舌道：“他们是算准我们的战马劳累不堪，所以先集中力量，再在平原旷野对我们施展他们擅长的冲击战术。”

拓跋瓢摇头道：“不对！若我们重返树林又如何呢？”

燕飞心中一动，别头往北方瞧去，微笑道：“我们或许有救了！”

高彦等本已自忖必死无疑，闻言心中一箭，截燕飞

①

目光望去。北方尘沙大起，显是有一批人马全速赶来，只因被近处的敌骑蹄声掩盖，否则该听到来骑由远而近的蹄声。

庞义随高彦跳下马来，疑神疑鬼的道：“会否是敌人另一支部队？”

拓跋瓢断然摇头道：“若是敌人增援的部队，慕容详便不用改采守势，而是全力配合。”

高彦皱眉道：“会是谁呢？”

燕飞正在打量慕容详，他的年纪该不过二十，长得高大威武，指挥手下进退神态从容，颇有大将之风，难怪慕容垂放心让他留守中山，主持大局。

闻高彦的说话，淡淡道：“在这里敢挑战慕容垂的只有一个人。”

拓跋瓢脸露喜色，猛然点头道：“对！定是大兄。”

此时蹄声已清晰可闻，迅速接近。

高彦乃第一流的探子，遥望尘沙起处，道：“至少有三百骑，若真的是自己人，今回我们有救了！”

忽然西北方亦沙尘滚滚，显示另有一支人马从那个方向赶来。

四人正不知是惊还是喜之际，东北方也见卷起的尘土。

拓跋瓢叫道：“撤兵哩！”

高彦和庞义朝慕容详的部队瞧去，见对方全体掉转马头，驰下另一边的丘坡，迅速离开。

黄易

• 武侠小说系列





后方蹄声忽趋清晰，原来以百计的骑士从林内冲出来，漫山遍野的往他们疾驰而至。

拓跋瓢收起弓矢，举手怪叫高呼，不用他说出来，高彦和庞义也晓得来的是拓跋鲜卑的战士。

领头者形相特异，披肩的散发在疾驰中迎风飘舞，高大魁梧，朝他们望来时双目爆起精芒，眼尾望也不望慕容详，只盯着燕飞，大笑道：“我的小飞终于来了！”

不用燕飞介绍，高彦和庞义也知来者是曾经被称为北方最了得的马贼，现今却为拓跋鲜卑族之主的拓跋珪。

同时亦为之愕然，原来奔出来的骑士只有二百许人，其余百多匹竟是没有战士的空马，高彦靠听蹄音，遂作出三百多骑的错误估计。

战士们虽人数远比估计中少，却是气势如虹，旋风般卷上小丘。

拓跋珪抛离其它骑士，一马当先抵达丘顶，飞身下马，一把将燕飞搂个结实，欣喜如狂的道：“真想不到，我的小飞真的来了，还救了小瓢。”

燕飞亦反拥着他，笑道：“好小子！竟使计吓走了慕容详。”

拓跋珪放开燕飞，哈哈笑道：“燕飞就是燕飞，我的雕虫小技怎瞒得过你呢？”接着向手下喝道：“敌人早去远，立即通知两边的兄弟勿要装神弄鬼了！”高彦和

庞义仍是一头雾水的当儿，一名战士取出号角，“嘟嘟”的吹响。

东北方和西北方的两股尘沙迅速消散。

拓跋瓢来到拓跋珪身旁，“噗”地下跪，请罪道：“小瓢办事不力，被敌所俘，且祸及朔方帮，有辱大兄威名，愿领受任何责罚。”

拓跋珪一把将他扶起来，道：“过不在你，而是我错估慕容垂对我们的态度。现在有小飞来归，胜比千军万马，我拓跋珪对老天爷再没有半句怨言。”

他举手投足，无不透出强大的信心和不可一世的气概，散人折服。

高彦和庞义看着两方敛没的尘土，逐渐明白过来。

随拓跋珪来的战士只有三百多人，可是他却巧施妙计，着其中百人弃马移往两方，于适当时候弄起尘埃，造出另有两大批人马分从东北、西北两方杀至的假象，吓走了慕容详。登时对拓跋珪的才智生出深刻的印象。

拓跋珪的应变固是尽显其才智，而他能及时赶来，更展示出他有请密的请报网，对长城内两大重镇发生的事了如指掌。更可能慕容详甫离中山，已落入他的监视里。反是慕容详没法掌握拓跋珪的情况，不清楚拓跋珪进入长城的人散，至错过了以众胜寡的良机。

亦只有小量人马，方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长城内。

拓跋珪目光转到高彦和庞义身上，欣然道：“庞老

黄易

· 异侠系列





邊荒傳說

卷十五

板和高兄弟好，你们既是燕飞的兄弟，就等若我拓跋珪的兄弟，客气话不用说了！”

高彦和庞义均生出受宠若惊的感觉，他们乃见惯场面的人，看到拓跋族的战士人人体型彪悍，人强马壮，尤感到不住冒起的拓跋珪的慑人威势。而拓跋珪甫见面竟把他们视作自己人，当然令他们生出特异的感觉。

燕飞欣然笑道：“不用惊奇为何他认识你们，在边荒集，每一个人都是他偷窥的对象。”

拓跋珪笑道：“边荒集的情况，一直在我掌握里，更猜到小飞迟早来找我，因为我是你拯救纪千千的惟一选择。”

接着喝道：“全体上马，麾军平城的大日子到了！”

以燕飞的镇定功夫，闻言也为之大感错愕，遑论高彦和庞义，拓跋瓢更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般目瞪口呆。

拓跋珪飞身上马，目光投往东北的方向，双目精光闪烁，语气却平静至异乎寻常，徐徐道：“由今天开始，有我拓跋珪便没有他慕容垂，反之亦然。兄弟们！起程吧！”

众战士轰然答应。

刘裕回到军舍。

自返广陵以来，他一直视军舍为睡觉的地方，绝少在日间回军舍，即使不用值勤的时间，也情愿找军友喝

酒胡闹，怕的是一个人胡思乱想，想起不该想的人和事。

今天在日间返舍，却是要证实心中一个怀疑。

悄悄把门推开，掩上。

刘裕直入卧室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任青媿正盘膝坐在床上，透过纱帐目光闪闪地盯着他，淡淡道：“刘爷今天不用当值吗？”

刘裕移到床旁，俯头狠狠瞧着帐内的美女。纱帐把她净化了，却仍是那么诱人，纵然她现在神态端庄，可是总能令任何男人联想到男女之间的事，使人心儿忐忑跳动。

刘裕沉声道：“你是否借我的宿处以避开安玉晴呢？”

任青媿轻轻道：“我们是亲密的伙伴嘛！不要恶兮兮的样子好吗？人家只是想静心想点事情，藏在这里又可使媿儿感到与你接近，你对人家好一点行吗？”

刘裕气道：“你在想东西吗？依我看你是在修炼什么逍遥功方为事实。唉！你是否想害死我呢？我现在于北府兵内朝难保夕，如被揭破与你的关系，我恐怕立即要卷铺盖当逃兵，那时对双方均有害无利。”

任青媿沉默片刻，柔声道：“安玉晴找上你吗？她说了我什么坏话呢？”

刘裕沉声道：“心佩是否在你的手上？”

任青媿幽幽叹道：“心佩是否在人家手上，与我

黄易

• 异俠系劍





的合作有何关系呢？”

刘裕苦笑道：“我现在的烦恼还不够多吗？安玉晴如没有找上门来，我哪来闲情理你们道门的事。现在我却给夹在中间，被逼替你说谎话隐瞒事实，安世清父女随时会找我算账。”

任青媿喜孜孜地清他一记媚眼，欣然道：“原来你仍是疼惜人家的，媿儿必有回报，刘爷呵！即使你不念大家并肩作战的利害关系，也该想想媿儿目下孤立无援，安世清父女却恃强凌弱，你没有丝毫仗义之心吗？”

刘裕为之气结，道：“现在是你偷了人家的东西，人家来找你讨回失物是天公地道的事。”

任青媿现出不屑的神色，嘴儿轻撇道：“道家圣物，惟有德者居之，并不存在该属何人的问题。”

又以哀求的语气道：“刘爷呵！如今媿儿可以坚强地活下去的理由，除了要为帝君报血海深仇外，还有就是这方佩玉，你怎可以助敌人来压逼人家呢？”

如任青媿语气强硬，断言拒绝，刘裕反有方法直斥其非。可是任青媿左一句刘爷，右一句刘爷，软语相求，令刘裕完全拿她没法。

刘裕乃智能机伶的人，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照道理任大姐精通潜措匿隐之术，安玉晴因何可以从建康一直追你追到这里来，又可以肯定你目下正身在广陵呢？而你更要躲到我这里来？”

任青媿嫣然一笑，白他一眼道：“刘爷果然是聪明

人，想到这个节骨眼上。事实上人家正要为这个问题和你打个商量，看你可否助媿儿一臂之力。”

刘裕立即头痛起来，知道不会是什么好差使，苦笑道：“答了我的问题再说吧！”

任青媿拍拍床沿，媚笑道：“法不可传另耳，先坐到这处来，媿儿再全盘奉上。”

刘裕气道：“不要耍花样，有话便说，我还有其它事去办。”

任青媿移前少许，揭开罗帐，其动作立即强调了她酥胸动人的曲线，非常诱人，看得刘裕心中一荡之时，这美女呵气如兰的探首出来道：“天她心三佩均是道家异宝，上应天星，道行深厚者，可对其生出灵异感应。在人多气杂的城市，问题不大，因为感应模糊，可是若在荒野旷原，便像星火般惹人注目。唉！人家什么都告诉你了！你现在该知道媿儿的为难处呢。”

刘裕于床沿处颓然坐下，叹道：“如你所言属实，心佩岂非等如烫手的热山芋，谁拿上手都要惹上麻烦？”

接着正容道：“惟一的办法，是你把心佩交出来，再由我把心佩交给安玉晴，将此事彻底解决。”

任青媿淡然自若地道：“你是否不要命呢？心佩若是从你手上交到安世清父女手上去，他们除了杀死你外，再没有另一个选择。”

刘裕不悦道：“勿要危言耸听！”

任青媿没好气的道：“人家何来闲情吓唬你？刘爷

道
易

• 异
侠
系
死





邊荒傳說

忘记了你可曾看过天地佩合并的内容吗？如再被你看过心佩，说不定你可测破《太平洞极经》的秘密，寻得传说中的洞天福地。我真的不是危言耸听，安玉晴还好一点，但以安世清的心狠手辣，只要对此有半分怀疑，肯定会杀你灭口，那时你刘大人才真的是烦上添烦，吃不完兜着走。”

刘裕登时语塞。

他并不是蛮不讲理的人，给任青媵如此点化，登时信了一半，因为安玉晴确曾暗示即使任青媵肯交出心佩，此事也难善罢，又多次表明如他卷入此事，会惹来杀身之祸。至于安世清的心狠手辣，他和燕飞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因为他们曾领教过。如非乞伏国仁“及时”赶至，他们早被灭口，而那时且尚未看过心佩。

任青媵柔声道：“摇尾乞怜，对安世清绝不生效。刘爷和媵儿是骑在同一的虎背上，只有全力周旋，方有活命的希望。”

刘裕沉吟道：“天地两佩既在他们手上，他们又是曾经拥有心佩的人，岂非已识破玉佩的隐秘，找到《太平洞极经》的藏处？可是观乎现在的情况，显然不是这般容易的。”

任青媵耐心的道：“当然不容易，大有可能必须三佩合一，始有勘破秘密的机会，否则媵儿早已去把宝经起出来。可是人家不是说过嘛！只要有一丝怀疑，安世清绝不容任何接触过三佩的人活在世上。”

刘裕苦恼的道：“此事该如何善了呢？”

任青媵慵倦地伸个懒腰，爬到他身后，从背面探手缠上他的宽肩，丰满诱人的身体紧挤着他的虎背，小嘴凑到他耳边道：“根本没有善罢的可能性。惟一的方法，是从他们手上把天地佩夺回来，当三佩合一，变得完美无瑕，玉佩方会停止呼唤其失去的部分。”

刘裕一头雾水道：“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勿要诓我！”

任青媵在他耳边轻噬一记，娇笑道：“人家怎舍得诓你呢？是千真万确的事来的嘛！玉佩非是凡玉，而是制自原本是一块灵石，把它分成三片，便像拆散骨肉，于是它们发出呼唤，图能再次合成完整的一块。明白吗？只有三佩合一，它们方会安静下来。据相传是这样的嘛！”

刘裕难以置信的道：“是你编造出来的，玉石始终是死物，何来灵性呢？”

任青媵把脸蛋贴往他右颊，昵声道：“若我是胡说的话，安玉晴凭什么直追人家到这里来呢？”

刘裕感到她又开始媚态横生，主动挑逗，吃惊之余更大感刺激，皱眉道：“不论你说的是真是假，总而言之我是不会沾手的，更不会助你去夺取另外两佩。”

任青媵一扭蛮腰，从后面转到前方，坐到他膝上去，搂着他脖子献上香唇，狠狠吻了他一口，秀眸发亮的道：“那人家只好藏在刘爷的床上，你何时归来，人家何时侍寝，还要感激他们父女玉成我们的好事了！”

黄易

• 异
侠
系
列





邊荒傳說

卷十五

刘裕正全力抵御她香喷喷火辣辣的惊人诱惑，闻言一呆道：“你在威胁我！”

任青嫔在他怀内不依的扭动道：“哪有黄花闺女用献身侍寝来威胁男人的道理，嫔儿是别无选择呵！广陵虽大，却只有刘爷的床是最理想的藏身处，想不侍寝也不行，对吗？”

刘裕心中叫苦，他对此美女的定力正逐分逐寸地崩溃，理智告诉他，一旦和此女发生关系，肯定不会有好结果，偏她又是如此诱人，此事该如何收拾呢？

深吸一口气道：“不要对我耍手段了，你究竟想怎样？”

任青嫔一声欢呼，双手从秀颈解下幼丝般的系带，再从密藏的襟口里掏出一方圆型玉佩，改挂到他颈上，柔情似水的道：“很简单，你只要为我保管心佩便成，那么嫔儿便可离开广陵，回建康为你办事。刘爷明白吗？”

刘裕感觉着心佩贴上胸膛的感觉，整个头皮发麻起来。心忖若真的如此，岂非身怀祸根，而安世清父女将变成永远摆脱不掉的附骨之蛆？

第二章 怀璧其罪

任青媿一脸天真无知的恼人表情，于不足三寸的近距离看着刘裕，忽然间两人都有点没话好说的神态，四目交投。肉体却作着亲密的接触。

刘裕脑海一片空白，心中盘算的不但有怀璧其罪的想法，还有“红颜祸水”四字。早在与此妖女秘密结盟的一刻，刘裕已想过会因她惹来神种烦恼，至乎因她自毁前程，甚或众叛亲离，冒上最大的风险。可是仍没想到烦恼会以这种方式出现，那他岂非从此须半步不出军舍？

任青媿忍俊不住地“噗哧”娇笑道：“你没有表情的脸孔真古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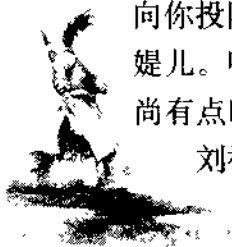
刘裕颓然叹道：“你这不是摆明来害我吗？”

任青媿先献上香吻，柔声道：“刚好相反，人家是向你投降才是真的，一天心佩在你身上，你便可以控制媿儿。嗯！昨晚你向人家使坏既刺激又舒服，趁离天黑尚有点时间，你不先占占人家的便宜吗？”

刘裕此时色念全消，断然道：“休想我会蠢得帮你

黄易

◆ 历史系经典





保管心佩，你聪明的话快把心佩拿回去，否则我会把心佩投进淮水里去。”

任青媿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道：“刘爷呵！你怎会是这种人呢？而且你带着心佩一离开广陵城，安世清父女会生出感应，一旦给他们追上，你小命肯定不保，还要把心佩赔上，岂是聪明人的所为？”

刘裕脑筋一转，道：“那我便随便找处地方，把心佩深埋地下，他们找得到是他们的本事，却再与我刘裕无关。”

任青媿欣然道：“让人家告诉你一些心佩的窍妙好吗？愈多人的地方，它的信息愈弱，像广陵这种大城市，它便等若消失了，只要你不是面对面遇上他们父女，保证他们不能察觉心佩藏在你身上。”

刘裕摇头道：“我绝不会把它带在身上的，你可以放心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何你不找个人多气杂的地方把它密藏起来，却要来烦我？”

任青媿道：“问题在‘洞极仙佩’乃千古流传下来的异物，据口口相传下来的说法，在显现其灵异前，必须紧贴人体，吸收人气，方会在某一刻显露秘密。如你把它深埋地底，心佩说不定会从异宝变回凡石，那一切都要完蛋。你现在是人家惟一可倚赖的人嘛！不找你帮忙，找谁帮忙呢？”

刘裕再没法分辨她话里的真伪，心忖这还了得，天晓得安玉晴何时再来找他，届时若给她发觉，岂非立即